



## 一树花开

多年以前，在乡下老家，我将一颗杏核埋在了院子里。我也忘记过去了多长时间，一年还是两年，或许是更长的时间。突然有一天，院子里冒出了探头的绿芽，我开始好奇，这是一株怎样的杂草。后来嫩苗越长越高，约有十多厘米的时候，父亲告诉我它是杏树。我这才想起，这是我当年埋下的那颗杏核。

春去秋来，那棵小杏树越长越高。记得小杏树刚长出来的那一年冬天，天气格外寒冷，我害怕小树被冻死，从地里捡回了破旧的塑料薄膜给它裹得严严实实。到了第二年开春，才帮小树解去。开春后，小树的长势甚是喜人，每隔三五天，我便会给小树浇一次水。父亲一直对我在院子里栽杏树心存反感，父亲说：“院子里不宜栽杏树。”多次想铲掉它，但都被我拦下了。

大概又过了两三年的样子，一个春天，我发现这棵个头不高的小杏树竟然有了花蕾，我兴奋极了，第一次感觉生命是如此的顽强。紧接着，小杏树就要开花。看着为数不多的花骨朵，我高兴地数来数去，但没等到挂果，父亲又说：“树必须移，不移就砍掉……”

后来，我和父亲一起将杏树移到了院墙外的一块坡地上，坡地向阳，每天都有充足的阳光，但是没有充足的水。父亲截了开花的分枝，只留了一根主干，本来要开花的树一瞬间变成光秃秃的一根棍，我心里难过极了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。第二年开春，我早早地给杏树浇上了水。到了四五月份，其它的杏花早已开败的时候，它竟冒出了小小的芽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，继续给它浇水。果然，没过几年，这株杏树又开花了，不一样的是树干越来越粗，枝条越来越密，每年父亲都会精心地打理枝干，还不定期地给树施肥。就这样，杏树越长越旺……

早些年，没进城之前的每年春天，我都能看到一树的杏花，从吐蕾到一树花开，点点滴滴都在我的眼皮底下，也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之美、季节之美。那时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学习累的时候，我常常躺在杏树下看天空，想着想着便睡着了。

而今，一家人定居城里，沿街的花树各种各样，姿态万千，却怎么也抵不过乡下的那棵杏树。有时遇到了烦心的事，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，也总找不到一个好去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便会想起乡下的那棵老杏树，想起那满树繁花的样子。

春去春又来，周末带着家人一起回乡，远远地便看见那株杏树开了一树花，那扑鼻的花香，远远便能闻到。走近一看，蝴蝶飞舞，蜜蜂私语，好一派春天的景象，遗憾的是树下杂草丛生，于是一家人齐动员，清理了树下的杂草，然后一起坐在杏树下，听我讲起了过去的事……

时间宛如白驹过隙，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天了，望着乡间的老屋子和一树花开，那惆怅如丝丝缕缕的细线绕在心头，越绕越密。

春天，望着一树花开，我又想起了故乡，想起了那些逝去的亲人……

刘治军

## 淡淡三月初

淡淡三月初，天空淡淡。送走了二月，三月的天空就淡淡地映入早晨刚刚醒来的眸子里。抬头望向西边的天空，那里的颜色是淡蓝夹杂着薄薄的白，像少女脖颈上的纱巾，轻盈飘逸，静静地裹在远近高低的山峦上，又似从海洋或湖泊里吸过来的一片浅蓝色的水，缓缓地自高空向下倾泻，似同时还哼唱着一首轻缓的歌曲。

东边的半个天空，与西边的天空恰恰相反，青白色夹杂着少许的蓝，亦是淡淡的梦一样的感觉。越往东延伸，蓝色就越来越少，直至蓝色被一片淡白泛红的云完全吸收，目光便被引向东边地平线上，那刚刚升起的太阳里去了。

淡淡三月初，草木淡淡。远远看到花园里的小丘上，挺立着一丛丛高而瘦的竹，细长的叶条有着淡淡的绿，又携着一些浅浅的黄，那片竹的四周，被一种新嫩的气息包围着，正一点点向“绿竹半含箨，新梢才出墙”的生命进程走去，却与“新竹高于旧竹枝”的阶段，还有很多个日出日落的距离。

甬道旁几株女贞树，长卵形或椭圆形的叶片，没有其它季节里那么厚实，以薄的轻的形态示人，叶片上似有淡绿色的水在轻盈地流淌，但叶片的边角却晕染着淡淡的红，不怎么抢眼，却让人耳目一新。女贞的花语是永远不变的爱，这爱大概就是从初春三月开始酝酿的吧。

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草，围在女贞树的周边，新发的芽儿毛绒绒的，棵棵浅绿出嫩黄，像刚睡醒的小鸭，留在泥土地里悄悄地张望。

淡淡三月初，风雨淡淡。风是隐形的，不似冬天那么肆无忌惮，让经过的树跟着它一起晃动，发出嘈杂的吼声。此时它轻柔地拂过人们的脸颊，有些凉意却刺骨，之后它又去了远方，只留下一份澄静与惬意落入心田。

细如碧丝一般的雨，不经意间来到了这人间三月，光滑、恬淡，似有似无，落在人们的身上不见了踪影，人们却凭着这份湿润，有了全新的感受，像偶然看到的一两只燕子，若有若无地鸣叫几声，并不响亮，却在空中留有久久的回音。

淡淡三月初，春心淡淡。冬寒刚去，阳气初生，万物至此，渐次复苏，一切都不那么浓烈，没有姹紫嫣红、鲜艳欲滴和热闹非凡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早春的气息，是一种“云溪花淡淡，春郭水冷冷”的画境，是一种素心淡雅、清风明月的性情。

浓春和淡春都是春，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是人生的一种春天，在淡淡三月初，看着天空淡淡的蓝和白，听着草木淡淡的复苏声，陪着风雨淡淡的地来和走，回到简单的自己也是一种春天。

我更喜欢这淡淡三月初的春天，能让我在时光深处，遇见最初的自己。

张蕾

## 一棵树 藏着美好村庄 的全部

河岸的柳枝悄悄探出柳信，柳条渐渐变得柔软，冒出一树鹅黄的小嫩尖。老院子里的枣树也被暖阳唤醒，扭动起腰肢。

这棵枣树今年春天七十岁了。这里原本长着一棵野酸枣树，祖父寻到，觉得好，围着它搭院盖房，落脚生根安了家。父亲十五岁那年要立门户，砍下野酸枣树，制成犁耙，奔赴田间。邻居送来一枝壶瓶枣树权，插上去嫁接，借助一点点水分和充沛的阳光，开始发芽，成长，郁葱成如今茂盛的样子，已荫盖半个院子。伴随着它的成长，无数生命在孕育着。蚂蚁从洞穴里出来，爬上树干，小心地绕过一只天牛，一只憨笨的金龟子缩到树皮缝隙里默默给蚂蚁让路。蚂蚁继续爬，它躲过蜘蛛黏糊糊的餐桌，来到了枝条上，悄悄藏进叶片背面，避开骄阳的刺眼光芒，来到自己阴凉的“吊床”……

村里都沾亲带故。送来枝权的邻居，我叫他黑二狗爷爷。他冬日里每天12:30-13:30从深井里未结冰的深层泵上水来，泵进水管，流进村中各家各户。春来了，雪融了，冰消了，他的担子也就暂时卸下了。我问他：“如果您临时有事，是不是当天就没水？”“我没有别的事。我最大的事就是给大家泵水。”

黑二狗爷爷比这棵树要老。他除了只有两颗白门牙，整个脸都是黑的，刻满风霜。他爱倚在树下笑，他笑的时候，我总记得枝头缀满红红的枣。小时候我去拜年，别人给2元压岁钱，他总是只给5角。但他不是只给亲戚的娃，全村去拜年的孩子都有。儿时的我经常在心里埋怨：才肯给我5角。如今我品尝过生活的酸甜，终于明白：他当时得有多不舍得这5角钱，又多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啊。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每年过年回家都把他围在中间，把气氛搞得欢喜热闹。黑二狗爷爷一生为善，对孩子好，他不富有，却最拥有财富。

这棵老枣树是家猫最大的乐园。家猫绕着它窜上跳下，玩累了，进屋，独居着我的房间。暖气足足的，窗台上几十盆花，绽放在春日的阳光里，陪伴着它。我们的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庄子”，在这个好听的名字里，家猫卧在老枣树根下，沉思着，关于自由和美，关于诗意和远方。

三月的枝头，高处还留有没打下来的枣，父亲说，那是留给鸟儿的。鸟儿也爱吃这壶瓶枣，它下大上小，中腰稍细，形似一只红釉瓶，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皮薄、肉厚、质脆、味甜、核小，是生食的良种，更宜制成干枣和酒枣。每年假期结束，我收拾行装外出打拼，母亲总会在我行李中放几袋，安放住我的乡思乡愁，一整年，好好的。母亲心头还有一层意韵，把深情和关爱寄托在这枣里——提醒我在新春对一年的生产生活早做安排。“做三四月的事，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她不善于表达，嘴上说不出什么，可我心里懂。

一棵树，普普通通的，却藏着一个美好村庄的全部。

张晓飞